

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资产的会计处理与准则研究

潘莹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DOI: 10.61369/VDE.2025120032

摘 要： 财务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路径，数字资产作为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经济资源，涵盖数据资源、数字权益、虚拟商品等多种形态。然而，现行会计准则主要基于传统实物资产设计，对数字资产的确认、计量与披露缺乏针对性指引，导致企业财务处理存在主观性过强、可比性不足等问题。本文立足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结合国际会计准则发展趋势，探讨数字资产会计处理的优化路径，旨在推动会计准则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适配。

关 键 词： 数字资产；会计处理；会计准则；财务数字化转型

Research on Accounting Treatment and Standards of Digital Asse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n Ying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Financ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Digital assets, as a new type of economic resource generat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cover various forms such as data resources, digi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virtual goods. However, the curr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assets and lack targeted guidance on the recognition, measurement and disclosure of digital assets, resulting in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subjectivity and insufficient comparability in the financial treat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accounting treatment for digital assets,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dapt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assets; accounting treatm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financ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一、数字资产会计处理的现实困境

（一）资产确认边界模糊

数字资产的无形性、可复制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使其难以完全满足传统资产“企业控制”“预期收益”等确认条件。例如，企业自建数据库的价值不仅源于初始建设成本，更取决于后续数据积累与分析能力，但历史成本法无法体现这种动态增值；用户生成内容（UGC）的权益归属常涉及多方主体，缺乏明确的权利边界划分标准，导致资产确认存在主观判断空间^[1]。

（二）计量方法适应性不足

公允价值模式在数字资产中的应用受限于市场活跃度，当缺乏公开报价时，估值模型不得不依赖主观假设（如折现率选取），影响计量结果的客观性；历史成本法则难以反映数字资产的实时价值变化，如数据资源经算法优化后产生的商业价值提升，无法通过初始投入成本体现，导致账面价值与实际经济价值脱节^[2]。

（三）信息披露碎片化

现行财务报表附注对数字资产的披露多分散于“研发投入”“无形资产”等科目，缺乏对资产类型（如数据资源、数字权

益）、获取方式（自主研发或外部采购）、价值驱动因素（技术迭代速度、市场需求变化）等关键信息的系统说明^[3]。这种碎片化披露方式降低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数字资产真实价值与风险的判断。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践与启示

（一）IASB 的数字资产研究进展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企业合并（修订稿）》中明确，通过业务合并获取的数字资产（如客户数据库）可确认为无形资产，但自研数字资产的资本化条件仍需进一步论证。其发布的《数字货币会计处理讨论稿》建议，加密货币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为非货币性数字资产提供了参考框架。这一进展体现了IASB对数字资产市场流动性的关注，但自研资产的处理仍存在模糊地带^[4]。

（二）FASB 的差异化路径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无形资产——通过商业合并获取》准则中，允许企业将具有战略价值的数字资产单

独确认为无形资产，并采用收益法进行减值测试。针对数字权益类资产，FASB 提出“合同现金流量测试”方法，强化资产与现金流的关联性判断^[5]。相较于 IASB，FASB 更注重资产的实际经济利益流入，为数字权益的会计确认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指引。

（三）经验借鉴与本土适配

国际准则强调数字资产的“合约性”与“可交易性”，而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注重数据资源的内部应用价值。需结合《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探索“成本+收益”的混合计量模式，兼顾可靠性与实践可行性^[6]。例如，企业自建的客户数据库可参考 FASB 的收益法进行减值测试，同时依据 IASB 的公允价值理念动态调整账面价值，形成符合本土实际的会计处理框架。

三、数字资产会计处理的优化建议

（一）构建分层确认体系

1. 基础层

基础层需建立清晰统一的数字资产定义框架，明确其核心特征与边界。数字资产应被界定为“企业通过合法途径拥有或控制、以数字化形态存在且能持续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源”，具体涵盖数据资源（如客户行为数据库、供应链交易记录）、数字权益（如平台用户账号权限、数字版权）及虚拟商品（如游戏道具、数字藏品）等类型^[7]。此类资产需同时满足“可辨识性”（能与其他资源明确区分）与“未来收益确定性”（存在可靠证据证明其能带来现金流）两大条件，方可纳入会计确认范围。例如，企业自建的客户画像系统需通过技术手段证明其能直接支撑精准营销并提升收入，方可确认为数字资产；而临时性、非核心的数字文件（如短期活动宣传素材）则不纳入确认范畴。此分层标准既避免资产范围过度泛化，又为新兴数字资源提供了入表依据^[8]。

2. 应用层

应用层则需制定分类确认标准，区分“内部生成”与“外部获取”数字资产。内部生成资产（如企业自主采集的市场调研数据）侧重成本归集，需完整记录采集、清洗、标注等环节的直接成本，并合理分摊技术平台折旧等间接成本；外部获取资产（如通过企业合并获得的客户数据库）则强调价值分配，需基于交易合同或评估报告确定初始计量金额^[9]。分类标准需与企业实际业务流程衔接，例如要求财务部门与技术部门协同建立“数字资产台账”，记录资产来源、关键处理节点及责任人，确保确认过程可追溯、可验证。通过分层确认，既能扩大数字资产的会计覆盖范围，又能避免因标准过宽导致资产负债表膨胀。

（二）创新计量属性组合

1. 活跃市场数字资产

针对存在公开交易市场的数字资产，企业需构建“市场数据采集+技术验证”的双重计量机制。每月从主流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的最新成交价，优先选择成交量占比超过该资产总流通量10%的交易记录作为参考依据。为确保价格真实性，每季度通过区块链技术追溯资产流转路径，核对交易双方地址是否与企业持

有的钱包地址匹配，避免内部操纵或关联方交易虚增价格^[10]。例如，数字艺术品需验证其最近三次交易是否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且成交价未偏离市场同类资产均价的20%以上。这一机制通过技术手段与市场数据的结合，既可保障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又为动态反映数字资产市场价值提供操作路径。

2. 非活跃市场数字资产

对于缺乏公开报价的数字资产，初始计量以实际支出为基础，后续计量采用“历史成本调整+预期收益现值”的组合方式。具体操作中，研发或采购阶段的直接成本（如人员薪酬、系统对接费用）需全额计入资产初始价值；运营阶段则按年度评估资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数据库支撑的决策项目数量、成本节约金额或收入增长比例，通过折现法计算其未来现金流现值。企业需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对关键参数（如折现率、收益期限）进行独立测算，并定期对比实际收益与预测值的差异^[11]。例如，企业购买的第三方市场数据需记录采购成本与后续维护费用，同时通过分析近三年使用该数据制定的营销策略带来的收入增长，调整其账面价值。通过成本与收益的联动调整，该方式在确保历史成本可靠性的同时，融入预期收益的相关性，有效应对非标准化数字资产的估值挑战，避免单一计量方法导致的偏差。

3. 自研数字资产

内部研发的数字资产需划分“开发阶段”与“运营阶段”的资本化边界。开发阶段仅允许归集直接相关支出（如研发人员基础薪酬、测试环境搭建费用），且需满足两项条件方可资本化：一是完成技术可行性论证（如模型通过压力测试，准确率达标），二是形成可验证的商业模式（如签署至少两家试点客户合同，或内部业务部门确认模型可用）^[12]。进入运营阶段后，每半年评估资产的实际收益与预期差异，若连续两期未达预测值的80%，则需对资本化金额进行减值测试，调整账面价值至可收回金额。例如，企业研发的客户画像系统需在试点期结束后，统计其支撑的精准营销活动带来的收入增长，若增长幅度低于预测值的15%，则需计提减值准备。明确开发阶段与运营阶段的资本化条件，既规范研发支出归集，又通过事后验证保障价值真实性，从源头防范过度资本化。

（三）完善动态披露机制

1. 表内列报

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无形资产”或“其他资产”项下单独增设“数字资产”二级科目，并根据资产功能划分三级科目。例如，数据资源可按用途分为“运营支撑类”（如客户行为数据库）与“决策支持类”（如市场分析模型）；数字权益可按来源分为“自主研发类”（如软件著作权）与“外部授权类”（如第三方平台使用权）^[13]。列报时需标注资产取得方式（内部生成或外部获取）及预计使用年限，确保报表使用者能快速定位数字资产的规模与结构。此科目设置既符合“重要性原则”，又通过细化分类避免了传统科目归集导致的价值模糊，提升了财务信息的可比性。例如，企业自主研发的客户画像系统应归入“自主研发类”，并在报表中明确标注其剩余使用年限，便于投资者评估资产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2. 表外补充

企业需在报表附注中系统说明数字资产的关键信息，包括资产类型（如用户画像系统、数字版权）、获取方式（自主研发、购买、授权）、初始计量基础（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方法（收益法或市场法）及减值触发条件（如技术替代、数据失效）^[14]。披露内容应避免技术术语堆砌，采用平实语言描述资产的实际应用场景与经济价值驱动因素。例如，企业购买的第三方市场数据需说明其采购成本与整合费用，并描述该数据如何支撑营销策略制定；自研的数据分析模型需说明研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及运营阶段的收益贡献度。此外，鼓励企业采用可视化工具（如流程图展示资产形成过程、柱状图对比不同期间价值变化）辅助说明，但需避免过度设计，确保信息传递的直观性

与准确性^[15]。此类披露要求既能满足投资者对数字资产价值的评价需求，又通过强制性与清晰性要求，推动企业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决策有用性。

四、结束语

财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资产的会计处理需平衡准则的严谨性与实践的灵活性。通过明确资产边界、创新计量方法、完善信息披露，可推动企业数字资产价值显性化，助力投资者决策与监管效能提升。未来，需持续跟踪国际准则动态，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特色，构建“原则导向+规则补充”的数字资产会计规范体系，为财务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参考文献

[1] 罗维颖, 游战武, 刘峻宏, 等. 企业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研究——以京东为例 [J]. 财务管理研究, 2024, (08): 35-42.

[2] 刘迪. 更好落实《暂行规定》全面推动数据资产入表的思考 [J]. 财务与会计, 2024, (15): 47-49.

[3] 廖屹峰, 罗春华. 数据资产入表审计实践的难点与应对研究 [J]. 财会通讯, 2025, (01): 118-124.DOI: 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5.01.017.

[4] 张琪, 程建君. 业财融合视角下数据资产会计处理探析 [J]. 财会通讯, 2024, (03): 94-98.DOI: 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4.03.016.

[5] 李秉祥, 任哈晓, 尹会茹, 等.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与列报披露 [J]. 财会通讯, 2022, (11): 79-83+88.DOI: 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2.11.020.

[6] 汪文张, 李筱涵. 数据资产化的理论基础及实现形式研究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 (12): 40-50.

[7] 侯彦英. 数据资产会计确认与要素市场化配置 [J]. 会计之友, 2021, (17): 2-8.

[8] 罗斌元, 赵依洁.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资产确认 [J]. 财会月刊, 2022, (18): 80-87.DOI: 10.19641/j.cnki.42-1290/f.2022.18.010.

[9] 张俊瑞, 危雁麟. 数据资产会计: 概念解析与财务报表列报 [J]. 财会月刊, 2021, (23): 13-20.DOI: 10.19641/j.cnki.42-1290/f.2021.23.002.

[10] 唐红霞.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据资产会计核算方法分析及实践应用研究 [J]. 全国流通经济, 2024, (22): 189-192.DOI: 10.16834/j.cnki.issn1009-5292.2024.22.038.

[11] 白雅雯.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据资产会计处理的研究 [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4, 27(17): 11-14.

[12] 刘红妮. 数字经济下企业数据资产的会计处理问题分析 [J]. 今日财富, 2024, (21): 80-82.

[13] 张元媛, 李金茹.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会计处理问题研究——以腾讯公司为例 [J]. 现代商业, 2024, (05): 177-180.DOI: 10.14097/j.cnki.5392/2024.05.009.

[14] 周华杰, 娜比拉·海萨尔.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下企业大数据资产的会计处理问题分析 [J]. 全国流通经济, 2022, (31): 166-168.DOI: 10.16834/j.cnki.issn1009-5292.2022.31.039.

[15] 马殷春.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研究 [J]. 中国集体经济, 2024, (12): 125-128.